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 第八卷

萬曆叁拾肆年五月十八日

兵部車駕司主事吳炯一本敬循職掌敷陳末  
議以蘇驛遞以裨

國計民生事臣緣佐郡叨轉南京兵部主事未任  
疏請終養回籍十有三年蒙

聖恩除補今職捐糜無以報萬一頃臣從里中起

復赴部沿途見民生蕭條驛遞困苦臣切痛之  
今日官係添註無所事事因思驛遞一事頗關  
民生正屬職掌有概於中義不容默故以一二  
末議為

陛下陳之夫驛遞之弊有三一曰借用勘合之濫  
二曰遣牌支用之濫三曰各衙門題差之濫今  
春臣以部臣赴復沿途自顧夫馬竊見有書生  
布衣揚揚馳驛夫馬應付如響問其姓名東支

西吾潛察其踪跡乃借用勘合也夫驛遞僱募  
一名每日價銀一錢二分馬價相同途中所見  
用轎二乘計用夫二班更換一十六名用馬四  
匹是每日費銀二兩以外江南至京約三十日  
計費銀七十餘兩夫以一人而費官銀七十餘  
兩况所借不止一人有自京借出者有自外借  
入者有已往不返而以回程借他人者弊端百  
出絡繹道路驛遞安得不困耶其弊一臣自萬

曆八年中會試之後至萬曆十八年筮仕之時  
竊見有以副使赴任被論驥擾驛遞謫降推官  
者有驛傳副使起復赴任等驛遞驛擾俱被謫  
降者此時驛某猶嚴違禁猶少地方不至太苦  
今日起復赴任等官自遣牌以為當然支用過  
多旁午不絕驛遞安得不困耶其弊二各衙門  
正差載在

令典不可已者不論外今有俸深不得陞轉借差

回家者又有閒曹無所任事借差回家者於是  
有催錢糧之差有解銀一差而分為幾差者此  
皆可以而不可已者也夫一官出差假道回籍  
陸路用轎幾乘揀幾檣馬幾匹每日用夫馬不  
下五六十名匹費銀不下七八兩水路坐舡少  
不下兩隻用夫不下六七十名費銀亦不下七  
八兩假如三千里約行三十餘日是費銀二三  
百兩後日回程進京費亦稱之一是一差費銀不

下五六百兩閒曾京職有終身四五差者是一  
官差費約不下數千兩此皆百姓之脂膏也聞  
之道路有廣開事例所得不償所失之言可為  
寒心百姓脂膏已竭各府州縣錢糧安得不拖  
欠

國家安得不窘耶其弊三今天下百姓生計日蹙  
邊塞糧餉無米議欵三殿之程掣肘難措此何  
等時而驛遞困苦至此山東河南北直地方有

驛處所小民馬戶舉家流移及今不盡後何底  
止歷年諸言官例有條陳

陸

下屢頒禁諭兵部刊行事例具為詳悉第法久  
弊滋時移玩起敦大為名姑息成風誰有任勞  
怨肯行之者臣以為弊不難除也夫借用勘合  
之弊除之莫若撫按之查刷或在京起程或在  
外府州縣起程例投報撫按衙門查係真正士  
夫方與掛號其一功假托差官家眷等項名色

併係借用之門俱不准行其應付所在查照勘  
合量給名數不得徇私近日每一名起五名之  
弊其用過夫馬每日登記簿籍每季之中撫按  
吊取驛簿逐一查刷有應付違例者驛遞究罪  
冒濫官員論核從實奉行毋得曲徇津要而苛  
求冷散以塞責凡勘合過一年之外者不准回  
程復用如是則借用之弊可除矣夫京職方面  
以上用

題准兵快護防住宿公館量送薪水事例可遵而  
遣牌支用夫馬動至數十名匹地方何以支持  
今後量送薪米量撥護送不得過驛傳品級事  
例申明刊布各驛使之通知以為遵守又須造  
冊登記以待季終撫按調查有過多者論劾則  
遣牌濫用之弊可除矣乃若各衙門題差另須  
酌議夫吏部無差禮部有差係展親優禮大臣  
撫四夷之大體不可議而差之濫者莫若戶兵

工部夫戶兵部解邊餉之差誠不可已而銀數  
多道里同者是不可以併乎一差分為幾差是  
不可以已乎臣以為一邊而幾項錢糧可以併  
差有兩邊一路而經行者可以併差總以十萬  
上下為率不可過多亦不可零星分差以滋煩  
擾其差須用職掌不可借用閑曹乃如催金花  
催馬價催祥祺催市催象等差及工部催

皇木等臣未見差官往催而錢糧從此起解者也

不過借此名色以為各官過家之計各官差者亦皆身不至地方不過移文往復而已與其各官而以文移往復孰若各衙門以文移督催嚴撫按司道府州縣之考成令其責有攸歸不得不完乎臣以為此等無益之差着之

令甲置之不行可也又如兵部武

誥之差係

國家崇重舊典似不可已然文官大臣

誥命尚不差官費送而武官底條之

誥何必差賚况向來差官儘有在途聽領者與其  
差官而在途聽領孰若乘往來南京來之便賚  
至南京兵部給發聽領乎臣以為此差可已也  
又如刑部審決之差舊謂兩京無按察司特察  
京官會決似不可已也然各府有守巡道獨非  
司官平道臣會同按臣審決必無枉縱况歷年  
有差官在前停刑在後者徑自回家漫無所事

臣以為此差可已也各衙門無益之差不能盡  
知諸如工部磚價炭價之類皆屬可已

國家體恤群臣自有大道何必假此名色以滋道  
路之擾若題差之途一清則驛遞濫費除其大  
半矣驛無濫費則民生不致甚困民生不困則  
庶民錢糧得免逋負而司農漸無告乏此其關  
係

國計民生甚大臣不敢以為瑣務細故也臣論不

諳天下事職掌所關目擊其弊不能自己收陳  
末議如不大謬於治體伏乞

勅下部院再加酌議上

請定奪施行題差之濫行在京衙門議停查刷之  
嚴行各撫按按季具

題生民幸甚臣愚幸甚

職按此疏論省驛遞喫緊處在六部之省題  
差而戶兵二部一差分為三四以便庶官之

過家其費不肯雖開事例得不償失真確論  
也至於州縣長吏引例裁抑自謂強項而藩  
臬兩臺反有嫌其失狀貴要以相累者法不  
得行矣然每驛錢糧亦須通計實數幾何即  
加節省當覈其餘剩幾何以佐公家之急否  
則徒充有司之索其病民等也此疏雖  
留中而各省直多見之行事故採之

萬曆三十四年五月十七日

太僕寺少卿吳華為敬循職掌直陳馬政懇乞  
聖明燭弊源革積習以肅久玩之人心以重

軍國之急務事臣駕駘下乘不堪鞭策誤蒙

聖恩任使督理西路馬政臣自受

命以來夙夜祗慎至於今幾一年矣馬政之利弊  
已目擊之而得其概矣竊思馬政之修當自依  
馬之時慎之未有依馬不善而養馬能善者也

故臣於養馬庶官固嘗致其叮嚀之意而於俵  
馬者尤加慎焉及思俵馬州縣地方遼遠難以  
面語乃刊刻數語分散州縣以曉告之大約謂  
朝廷洪恩不虧小民各州縣俵馬之家每戶給銀  
三十兩不為不多矣即荒草之年亦自足辦使  
為馬戶者肯盡此三十金以買買必得上駟何  
乃以矮小瘤病之馬解寺印烙訪其所繇則或  
受欺於吏書減馬價以給馬戶者有之恐市恩

佐貳淮

淮

其領馬價而價低馬者有之或求媚於  
鄉官准其備馬低而受重價者有之又不然或  
忽畧於馬政任馬戶之作弊而慢不經心者有  
之比馬之不堪用也臣探其積習之弊而明白  
開示之如此復立為看馬格式發與州縣刊刻  
令其俵馬之日親填尺寸毛齒等項以俟臣覆  
驗總之無非欲其慎擇良馬以備

軍國之需蓋不啻三令伍申之矣今三十四年

春季依馬合式如東光青城等縣者固多其依  
馬違式如興濟蒲台等縣者亦不無也夫臣當  
各州縣解馬在寺隨喚其解吏并醫獸眼同看  
驗而本寺之吏書無敢一窺馬不敢不公矣臣  
每日看馬晨入酉出駁退一馬詳看再三不敢  
不慎矣故較馬之尺寸必較馬之齒歲必問馬  
之癥瞎必辨馬之瘦病必審非故為是操切也  
臣所任者馬政所理者馬政職業攸關不得不

詳慎耳使臣於馬之矮者瘠者瞎者病者瘦者  
直受之而不駁則嘗馬之官稱快矣鮮馬之家  
稱便矣豈不入感人悅何以任怨為怨之極行  
至謗臣陷臣官且不保臣豈不知但臣守

朝廷之法此官已視之若無矣奚忍之避又使臣  
於馬之矮者瘠者瞎者瘦者濫收之而不擇則  
一日收馬一百匹可也一日收馬二百匹可也  
豈不自暇自逸何以任勞為勞之極行至敝精

敝伸身

神

見

不保臣豈不知但臣守

朝廷之法此身已非吾有矣奚勞之辭近者四月  
內興濟縣蒲臺縣各解馬到寺臣看驗如前法  
見其馬多不合式非特瘠者瞎者病者居其半  
而

朝廷欽定尺寸明知之而明違之臣駭而問之曰

汝領

朝廷之銀以買馬不遵

朝廷之法以俵馬何也馬戶答曰本縣自發銀買  
馬吾儕買戶聽鮮而已馬之好醜何與馬此馬  
戶之稟臣如此及既駁換之後中間馬戶潛往  
京師百般營求以必售低馬而後已臣又駁而問  
之曰驗退之馬本宜以退印烙之以防再進但  
一用退印人皆知為低馬即民間不買矣今雖  
挾退不烙退印則汝之馬猶舊也賣舊換新何  
費焉何苦焉馬戶答之曰本縣官嚴示若駁馬

一匹重責四十且拘其家屬監候是以不敢回  
也此馬戶之稟臣又如此臣歷聞之嘆曰使馬  
戶之言而虛也則可使馬戶之言而實也臣憂  
馬夫買馬不繇馬戶而駁馬必責馬戶卒使馬  
戶必售低馬而後已臣恐馬政之修無日也今  
臣為

朝廷分理馬政固不避勞與怨但非  
天言一振飭之人心積玩閑不知畏即駁回低馬

復以低馬進雖任勞任怨竟無裨於國家之馬政也臣以為自今振飭萬不可緩而所以振飭之者惟照節年題奉

欽依事例行之耳查得先年本寺臣裴應章奏奉欽依不時叅論又臣唐堯欽題兵部覆議不時叅究凡係馬官不行用心揀選任其瘠小不堪聽憑積貳包攬者通計其駁回馬以十分為率三分以上罰俸五分以上住俸仍移文吏部附過

劣處示懲又查得先年題

准各該解馬人員不赴寺投文通同馬敗醫獸人等旋買匹作弊者密切訪拿送問用大枷枷號一箇月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欽此欽遵以上皆題奉

明旨凜若斧鉞臣以為自今以始知縣官選馬至多不如式者容臣遵

欽依事理即時指名參奏若馬戶解馬敢復蹈前

弊者容臣遵照

欽依事理即時送司問遣是振飾之道也臣職在  
馬政言固非越俎奏行題

准事理亦非過求乞

勅下該部覆議照依歷年事例恭候

明旨施行則人心肅而馬政修可以備軍國之需  
而萬世治安之計端有賴矣

臣按馬政之脩當自俵馬之時慎之而責成

於州縣此疏按次曲盡

萬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兵部武選司署郎中事員外沈朝煥一本戎政  
最要四事一曰重京營嘉靖二十九年伏請  
祖制三營曰五軍神樞神機統以總督佐以協理  
其下設副將等官數十百員凡團營兩官廳之  
兵悉歸五軍營而寶纛令旗等官則仍隸神樞  
營已又命以新募兵四萬人分隸樞機兩營恭  
將守其職兵隸在伍為根本設備至嚴也法久

事易往往京營將領以武職之疲軟不肖者為  
量移之地如文職王官等此輩一到京營氣盡  
能索支吾歲月安望厲鋒棲而賣餘勇乎至於  
補軍尤屬可笑雖云祖役多係轉賣或出冒頂  
富者出錢以買窩貧者出身以應點非丐乞轉  
徙之徒則犯奸囂猝之輩據操演時非不林林  
總總而詰以實丁十無三四稽其武藝百無一  
二軍如兒戲蓋謂此矣近時有海氛之警始增

置選鋒人食雙食加以衣甲待之甚厚而此輩  
挾弓恃馬素無紀律動輒為非如近日分投私  
役弊可見矣夫天下兵制莫重於京制煌煌天  
都可令將無堅職而士皆虛伍乎臣謂今日急  
宜重京營將官之任凡補京營各官者須妙選  
天下勇畧忠義之士各邊鎮省直總副參遊重  
任必曾經京營出者始用之其在營也責以實  
練兵幾何能汰老弱幾何教習軍士武藝大器

幾何紀錄積勞或次遷或超陞則人人知在京營  
有必盡之職出營有大用之途無不爭奮厲矣  
且各官隸在京營本兵與協理每歲會同過堂  
一遍則可以面識其才力熟察其品格他日遂  
可按伏終身視之但憑一薦刻用者虛實較然  
也至兵之虛弱不可以驟革尚可漸稽臣謂宜  
從外省召募之例給面貌懸牌鈐以大印收補  
時掇石較技必求正身懸牌既設自職方員外

轉之驗軍主事又轉戶部下糧廳又轉之在營  
統軍各官一一以牌驗查一處不對即不准補  
而戎政協理及京營科道拱冊<sup>地</sup>查點必與牌合  
有不對者即係詐冒俱斥革無赦其鑽求冒頂  
者稍稍以軍法處之務求壯丁即係租役如老  
幼不堪另行勾取不得濫補而尤加嚴選鋒之  
出入必使人有勁勇可備緩急則將有統體之  
實而兵無冒濫之弊矣

二曰實遼左遼於今岌岌危於累卵以數千里  
孤懸在外虜騎蹂踐其肘腋頃自朝鮮失國而  
天朝救之凡遼左精純選赴征倭盡以淪沒年來  
虜入華人半為向導不時破碎墩堡即村落市  
店無所不侵掠無所不發掘而遼幾無民矣遼  
之衛所軍職與各將領習於侵寇軍無見糧轉  
輸疲弱卒有虜警無一人趨距而前者而遼幾  
無兵矣遼者朝鮮之接壤也無朝鮮則遼危無

遼而安得尚有朝鮮乎故實遼左者乃所以堅  
內地而犄角朝鮮也所幸無人耳然如建州一  
部落頗擅富厚其人雄狡而足智擦漢兒之類  
各控弦數十萬往往與俺答為難朵顏三衛諸  
屬夷名為忠順外陽以誘虜而內實

中國倘諸夷中有黠傑不群者乎朝馳騎而暮可  
襲遼而有也臣謂急宜加遼左兵一萬人總兵  
李成梁性熟於虜顛毛老矣宜為置副將智勇

兼到一人既以佐老亦以習其事

皇上申飭巡撫兵備各官更講求屯田之策使兵足扼虜而安心於屯久之屯地益廣兵力益盛綢繆固慮而遼底可漸實也至軍政耗廢錢糧乾沒宜於廣寧遼陽開原等處各設推官一員裁省官糧通判以推代之列衛山東各府而以甲科有氣力習邊者除選每年如省直查盤之例軍必稽實糧必充額添修墩堡之軍申飭防

禦之法三年考滿一體行取豈至如曩時各衛之塌革而終灰沒不振乎

三曰慎武襲夫開創龍興闢百戰者委當世世及之至於非時用兵互相格殺亦計級而世官之其流之弊多至將官子弟未離襁褓而先已報功有財者用錢買級即所為自報級者北功多收零剪尾南功多搜出發窟殺戮降卒喋血無辜種種首功之弊盡行世襲夫上首功者秦

人之俗也

國家計功於首級亦緣臨敵虛冒多故不得已而用此法若又令半歸冒濫官爵不大可惜乎況軍功代有軍職代增此屬幾耗天下錢谷十之三四榮享尚有親盡之祧

宗祿亦有遞減之律而軍功柰何不一議也前朝冗冒之弊賴

世宗時大加裁革夙弊稍清臣謂宜定為上中下

三等上者世及次者遞減下者裁革如

二祖從征諸功百世不易自此以後如大戰功關  
係民社者如故餘定為遞減之法級多者從級  
減級少者從世減將往時功冊盡出磨對虛心  
評論承襲者頒為定式刊刻成書分給各都司  
衛所令其同知赴襲之日司官不得姑息寬縱  
必尊新例而行之其應襲官舍故有流謗妄議  
希圖動搖者處以重典遇有邊鎮新功核冊到

部亦照前三款題覆母使濫溢即大臣之子孫  
當武蔭者亦宜分別無得一概世及至陣亡官  
軍十不報一身膏草野魄散疆場當俱從二級  
之例其親子故絕亦以弟姪承之使不絕祀不  
然買級者世享榮華而身殉者野鬼不食非所  
以勵忠魂也

四曰防亂萌夫淮徐頽毫之間界在南北其地  
疏曠荒落而希物產其民獷悍感情而有氣且

諸省交會統置不一竄匿無常以故自古草莽之亂往往起於此中近日所報潁州亂民至以千計雖云旋解尚伏牙角臣謂當分浙江省城見在之兵一千五百人移鎮於淮設一有名恭遊統之既可防糧運之不測又可防海汎之近警於天津所募之兵分一千五百人移鎮於潁亦設恭道統領如淮兩處之兵即以兩處兵餉給之不添一旅不增一秉而隱然樹此兩旗鼓

通

於南北之間可以消莽伏之雄心可以為應援  
之奇計臣非慢然言之也夫此四事者言京營  
則十羊九牧互為牽制而不敢動甚者慮稽查  
大明恐軍士有挾戈之變夫李光弼特將耳一  
旦代郭子儀旗鼓立變豈以

天子之令鼓動於上而法有不行乎言違左則謂  
正處虛耗何假及此不知國猶家也家雖乏豈  
其任墻垣之傾圯而不顧一夕有益而大劫其

財悔難圖矣是在

皇上委任得人總兵巡撫互為參伍而戶部多方設處軍餉何患無策言世襲見謂賞功之典寧濫無節先臣李賢奏對

英廟曰武臣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死那有世界裝得盡誠深慨之

成祖問夏原吉

朝廷論功陞賞熟熟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

後日無窮多陸不如多賞此言真萬世賞功之法向非

世宗皇帝英武獨斷力為劇剝往日之堆積不知

今作何狀以

陛下明明赫赫何難一定規格使虛竊者屏棄而  
課實者奮報平言及防亂莫不切嘆以為書生  
之迂耳昔江西宸濠之變當時上下俱為其所  
蒙蔽賴知府伍文定巡撫孫燧等陰為積糧練

兵於各府州縣故變一發而王守仁遂有所藉  
手以定亂以今淤塞不通之河流南北愁怨之  
勞民而可保必幸亡事乎見兔而顧犬亡羊而  
補牢不若定計於早之為得而况其急急者也  
臣職掌所關乞

勅下臣部堂官會同各該科道熟計而審處一馬  
其於軍國重計不無少補臣無任惶悚之至

職按

祖廟有親盡之祧宗祿有遞減之例而武功爵非  
係血戰者世襲不變金吾華貫<sup>?</sup>有日增無日減  
豈厲世磨鈍之權亦傷時害民之蠹也

萬曆四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延綏巡撫金忠士一本為款議原出僉謀再折  
速難定決秋防逼近虜情叵測謹陳預戰守機  
宜以保

封疆以振

國威事臣聞內夏外夷自古有之順撫逆勦自古  
重之臣本書生不暗兵旅荷蒙

皇上不鄙臣為不肖俯允

廷推拔臣延撫舊年

命下之日政<sup>正</sup>值秋高虜勁之時臣即竭蹶任事凡  
諸扼險修實蒐除乘器與夫稽民屯嚴逋火核  
冗食清役佔但有裨于

軍國邊計者俱隨時徑行申飭不遺餘力矣套虜  
自萬曆二十九年續盟以來大部十九恭順原  
自懷款小醜一二作歹未免敗群牽引濡滯市  
賞壓欠職此故耳此夷情順逆之大較也先是

各酋垂涎宣大封王設為十事往往要挾屢經  
前臣劉敏寬馬從聘相繼力折時加牢籠九事  
拒絕間許一帶賞以殺其勢而繫其心往牒具  
存言猶在耳此前講許欵之原委也職接管之  
初見十數年來順逆各別撫勦並用戎壘弗靖  
邊隅多艱人民逃竄田地荒蕪商不出途農不  
歸野屯糧逋負不完益商窮困人畜被其搶掠  
墩台被其掏毀政欲藉其款威以為招撫內修

之計即地方軍民迫於虜患千里飛沙寸草不  
生瘡痍未起萬眾萬口無不以主款為哀懲職  
亦見孤山損折之後斬級二千收降三千殺傷  
二千以為

中國之威伸矣自去春以至秋間合套諸酋搖尾  
乞憐無日不叩關無人不崩角地方父老僉謂  
從來乞歎未有如此之誠功者皆賴

皇上德威

廟謨神算之所致也職於比時會同鎮臣公同二  
道與副叅遊守等官百口百折不啻三閱月詳  
矣乙卯之秋合套犯順該年市賞自應全革衆  
謂所討十事已拒其九彼且忿然援宣大五年  
大賞一起全給之例且云延緩之賞不過十分  
中之一分又經恭順已過之年為虜人當得之  
物况

皇爺年年

發在鎮庫何故執留不與此固我虜人擗死以必  
爭也隨經衆議一年兩賞遵旨舊約以示羈縻  
寫立合同約以今秋不反方許互市臨期貨物  
不齊姑待明年亦必秋后方舉實則為一年一  
市非真一年兩市也隨機應變相時牢籠不過  
顛倒以示羈縻之術保地方之安耳前此和欵  
原以一年一市為例乃計期已越十五載互市  
領賞者僅七次而積年壓欠之說意正謂此朝

三暮四帶賞已許而未必即行雖約而未必即  
給之顛末也今奉

明旨下頒

廟謨指授另行復講必一年挨次給賞為  
定例是縷懷之中明示裁抑之意倘虜一意主戰  
又操縱在我以維歟局于將來尊

中國常勝之體絕犬羊無厭之欲計安疆圉誠莫  
善於此者萬一威制之理論之反覆百折之而

虜或勉強聽從一年之賞則聽邊臣之相機行事戰守兩防又保一秋無事以抒

皇上西顧之憂則又邊臣綱繆牖戶圖謨萬全職分當如是也顧今

明命肅將以來已數月矣曾調各枝頭目間有遣差二三夷使來至鎮城責令新舊撫夷副恭遊守等官公同虛心明白宣諭

朝廷法度利害定以一年一市為準乃各夷使崩

角叩頭懇懇肫肫告以改換局面虜人不敢承應惟有歸報諸酋長而已各撫夷官隨差通事官執諭帖同往虜營去訖至今未報大率被創恭順者將來從否尚在兩可素常桀驁者反覆狡計變幻叵測如西路卜言大大落赤黃娟等部見今爭先進馬急欲領賞受我糧餉猶或易與套長吉能傳令中東各部移帳生心不就牢籠近報猛克揆木沙賓等酋吠聲虜北不曰捉

馬不遠謀犯則曰借兵齊集犯槍情形雖出傳  
聞款之成敗尚未可知除原差通事官見往虜  
營復行講諭未得的確消息統候款局市賞確  
有定衡另行具題外但今時已夏中瞬息秋臨  
萬一一款市不成虜必踵上秋故智橫肆要狹大  
舉狃逞勢所難免在我強本自固足食足兵為  
先事之防者未可一日少緩也臣謹同督按劉

門李一條議列款上陳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覆

請行臣等通奉施行庶巖疆制馭有備而秋防可保無虞矣

計開

一酌選調以便統馭臣聞援龍馴虎膽以憲雄  
弄丸承蜩技錄習巧況各虜之強弱狡猾情形  
既不相同各鎮之險易直紓山川亦復有異昔  
人謂客兵不如土兵職亦謂客將不如土將蓋

客將雖或憒歷一隅豈盡兼諳九塞今使去熟就生毋論邊腹殊方東西易局即虜情狡詭未諳軍心向背罔識豈如本鎮將領墮地而隨戎馬結髮以戰匈奴形勢之險易虜勢之強弱某處可以埋伏某處可以屯兵聚正分奇左出右入摩摩不熟于胸中指諸掌上今欵或不成呼吸資其捍禦夷虜亦熟其威名合無

勅下各部今后遇有將領缺出即于本鎮諸將中

或論材品或論薦次或憑本部推升或憑督撫  
咨揭庶幾人地相宜兵將相習且武職與文職  
不同隨行家兵素有恩結臨敵資其摧鋒陷陣  
親上死長若用別鎮之官則新任之兵難効指  
臂此又情與勢之難禁者若調自本鎮則驛路  
馳驅可省千百之費此于軍民實兩便也昔虞  
允文以清卒數千敗兀术十萬于采石及移鎮  
蜀中功業無聞豈非違材易地用失所長之明

鑑也伏惟

聖裁

一復容餉以裕軍實臣聞金湯難固恩馨之堞  
韓白不將枵腹之軍故梁劉刺鄭有言必勝無奇  
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賊破豈非兵以衛國  
食以養兵乎故有土兵之樞守必有容兵之應  
援必有容餉之資給本鎮飛沙不毛全仰京民  
二運京運給發稽遲民運半屬逋負以致各堡

倉場如洗別無餘剩目下欵或不成虜必內訌  
全賴客兵策應查得本鎮先年額役客餉銀八  
萬兩散儲各堡專備援兵后因虜款歲去六萬  
止存二萬以二萬之銀分給三十六營堡戰則  
不飽三軍一餐住則不及千人一日萬一各首  
擗知分頭犯搶而又觀望遲延圍結不散各城  
兵馬勢必往援各堡空倉作何供給徃則三軍  
枵腹既無雨粟之奇歸則衆虜近襲決無返旆

之理相持旬日形見勢屈唱籌量沙恐未必能  
退虜也伏乞

勅戶部議將額設客餉復給本鎮雜買糧料專備  
防緩職仰體

國用匱乏不敢妄議加餉但原因款成題裁今因  
款不成復給俟虜復款之日不妨照舊議裁倘  
先後不戰自當另儲待查併乞急議接濟及節年

所大

京運年例如時給發庶幾轉眼秋防不至掣肘難  
支矣伏候

聖裁

一議夷糧以示柔遠臣聞淵深而魚集林茂則  
鳥歸故以夷攻夷

中國之制賈誼有言長弓大箭

中國五十當一故養五弱卒不如養一胡騎查得  
套虜萬曆四十三年敗歟之後各夷既不敢臨

邊住牧又不能交易營生搗勦大創饑窘投降者三千餘人今欵又不成將來降夷勢必倍蓰但額糧有限既不敢議於加增而飛鳥依人又無柰張吻待哺故本鎮降夷因無見糧必待營軍逃亡方准頂補有候至一二月尚無缺出竊恐餓虎出柙窮猿思歸夷丁例食雙糧即軍有逃亡亦須以二補一夷丁日增漢軍日耗瞻前顧後終非萬全且窮軍生自沙漠吃糧之外別

無生理合無

請乞以后降夷容職將上年閑視三路缺額軍糧  
七百二十餘石通融挨次頂補如再不足仍許  
額外量為酌處增添務使不缺身口不至饑寒  
然後可得其死力也昔李光弼父為營州羯奴  
渾瑊身出鐵勒支部今不敢過望若而人但招  
擣柔遠自是

國家威德事也伏候

聖裁

一增馬足以備征勦臣聞虞詡之說任尚曰漢之中年能攘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后服漢者以馬少也馬之多寡勢之盛衰相關查得本鎮馬驥駝自萬曆十九年閏視覆定

經制馬驥駝三萬二千一百三十三匹頭隻至萬曆三十九年閏視馬驥駞三萬六千六匹頭隻迄今數年中間倒死未補者老瘠未換者則馬

比昔益少今不及三萬之數分守千三百里邊  
墻散入三十六營堡虜或敗款嘯聚合套已踰  
十萬而又加以山西宣大寧固之糾合則又不  
止數倍我以一鎮不及三萬之馬分守一千三  
百里之長邊又無他鎮之援助其強弱衆寡之  
勢不大相懸乎職又念太倉告匱不敢妄議增  
兵矣惟增馬一節萬萬不可已也查得本鎮所  
收夷丁堪戰與家丁衝鋒者凡二十餘人俱無

馬匹可騎既無馬匹則與無丁同也今正兵營  
馬僅二千左右兩營不過一千以此孤弱之軍  
期必勝十數萬之虜必無幸矣合無

請乞除見額之外量增馬二千匹正兵營一千左  
右營各五百准于市賞銀內動支買補則營伍  
有上駟之光士卒鼓先登之氣誠如科臣所言  
以二十萬餉士可以長驅虜庭况增馬而較餉  
士不過二十分中之一分其利更便宜也如謂

增添溢額草料不敷則姑待款后不妨陸續議  
罷亦一時權宜之術也伏候

聖裁

一重搗巢以收全勝臣查

會典內載搗巢之功與血戰同臣又聞兵避實而  
擊虛故攻無備出不意神出鬼沒迺可以收萬  
全而自立于不敗之地今或款事不成能保虜  
不犯搶但虜之來也勢重則蜂屯蟻聚銳不易

當勢寡則雨去風來速不可及藉令堂堂正正  
與之相恃幸而殺傷相當又幸而薄有斬馘此  
皆不足以屈其力而擾其心也虜雖犬羊所最  
愛者妻子所最惜者牲畜所最畏者冬春之搗  
巢彼其情甘罰服乞哀叩關而願獻市者誠恐  
一旦搗兵之四出耳今茲秋高馬肥戎姑堅壁  
清野觀其聲息進則困之堅城退則邀之狹隘  
使無全害亦無全利然後養威蓄銳少持冬春

臥鼓啞枚屢出而屢擣之晝備則夜搗晴備則  
雨擣東備則西擣而又樓舡下瀨繞出黃河陸  
備則水擣彼苦于兵至之無時復苦于避兵之  
無地則其勢又不得不乞哀求欵如謂擣巢為  
出不意非勇也則虜之入犯何莫而非出我之  
不意乎又謂擣巢不得與撻伐同功則衛霍六  
出匈奴亦何莫而非擣巢乎蓋古之出塞即搗  
巢之別名故舍擣巢必不可以服夷虜也今反

復講折肯聽一年一市之賞亦必防其詐而嚴為之備如聽而有大犯消息則且戰且守剽擣並舉果其有功仍照

會典優叙庶幾擣戰同功一例升賞則人人用命而犁庭度幕可長驅矣伏候

聖裁

一亟升賞以鼓士心臣聞計倪之告勾踐也曰官位財帛為君所輕刈命投死為士所重迺君

不肯以所輕予士士安肯以所重事君由此觀之兵之勝負實在賞罰嘉靖間該兵部題奉

欽依凡勘功宣廝鎮限一月以裡遼東山西限二月以裡延綏寧夏固原限三月以裡甘肅限四月以裡

國家叙功抑何速也又該督臣李汶題奉

欽依以后九塞衛邊閫視年分一應升薦職俸悉照十六年題准則例分別議叙如遇有撫巢寄

功另加優叙以

請

特恩又非前例之可拘者

國家賞功又何厚也今查本鎮自孤山高家堡失  
利之後將士同仇撻撻命出塞大小數十餘戰剝

殺二千餘招降三千餘殺傷回奔而死者不下

二千人

國家二百餘年從來各首敗衄未有如是之多者

即郊

天肆赦告

廟冊勅以風示四夷激勵九塞使知  
皇上之威如雷如霆

中國之兵如風如雨其誰曰不宜迺有已過者  
遲未行勘有已勘過者遲未覆叙若以邊功為  
可有可無之事而以賞功為可緩可急之圖致  
令應賞者倍盡市本應升者不繳半

編夫應叙不叙則正賞因之不至市本因之無還  
應升不升則有功因以灰心無功因以掉臂今  
款或不成又當復戰戰勝又當復賞復升則誰  
肯以萬死一生之功付之流水哉合無

勅下該部查議將本鎮前後出塞功次已經勘明  
者即為題叙未經覆勘者即為題勘其各該升  
賞速行

頒給仍將借過撫賞市本作速補還庶受賞者可

以再戰賞功者可以再借邊臣得以便宜從事  
相機應變官軍可藉以鼓舞秋防可保以無患  
矣伏候

聖裁

一禁鄰虜以孤敵勢臣聞兵患益敵謀責伐交  
故充國之策先零以為夷狄之勢分則

中國之威振元昊跳梁終不越中國一步者以角  
廝囉等族不附而掩其后也今西北諸酋皆小

王子苗裔大分三部控弦十萬環河套而居者  
為吉囊也東西哨散牧宣大薊昌山西諸鎮者  
為掩答也切鄰寧夏繞出賀蘭山後北接大漠  
者為木那漢台吉也是三種者平居則分部而  
領各鎮之賞有犯則易隊而乘各鎮之虛詰責  
之則曰彼犯順之夷非我部也減賞之則曰我  
恭順之夷非彼部也變幻如黎丘之鬼迭出似  
擾楚之吳如前年孤山之犯面貌服色大半與

套虜不同及細訪之明是各鎮虜助逆臣奉  
勅書原有睦鄰之義今亦不必盡言之也第今套  
虜失款勢必號召三部大犯既飽槍之利于延  
綏作歹而套虜又不幾伐伐為各部掩奸乎乞  
勅兵部詳咨各鎮撫臣同為

王臣格遵

勅書敕鄰之文嚴諭各路將不許沿邊夷人相助  
作歹如有仍前暗助者許職密訪真確指名參

革路將其犯搶賊夷裁去撫賞庶黨援之謀息而套虜可以長安靜矣伏候

聖裁

一寬文法以責報効臣聞功疑惟重罪疑惟輕故二卯何傷苟變三敗不掩益明我

國家敗軍失守之律重輕大小度之情法裁在會典不啻星日誰敢執三尺以徇之乎但百勝之將自古為難三宥之條于今為重如堵截之縮

胸宜徵也當論彼已之衆寡應援之遐邇宜嚴  
也當論道路之遠近出沒之縱橫宜坐也當論  
搶掠之多寡前鋒雖挫當觀再鼓之何如后勁  
可原少寬前矛之偶歛曹沫奮三北以成功李  
廣差六級而自剗寬嚴得失之故畧可見于前  
事矣今款或無成勢必復戰戰而勝自當照例  
全叙即不幸有小小失亡亦須權其事之大小  
情之重輕虜之多寡時之久暫如果守備不設

烽堠不明臨陣怯當矢石臨城莫效捍圉自當  
如津究處脫事非重大情有可原合無仍令戴  
罪殺賊以圖後効統俟事定之日提衡總論如  
罪浮于功不妨併追既往之韋功掩其罪自應  
薄賞目前之績苦功罪相當則前案既以結明  
后功不宜抹擗賞罰不妨並用以示勸懲如此  
則邊將銜補

恩自當以損軀報

朝廷矣伏候

聖裁

臣按邊將失守之律至重虜人所習知也故  
邊將之權為虜所操若曰我一犯搶爾罪且  
立至而邊將亦啖以重利使之或東或西不  
出於所轄之地常嫁禍於鄰者故此疏以寬  
文法為要也